

新小說

第貳年第十號
(原第貳拾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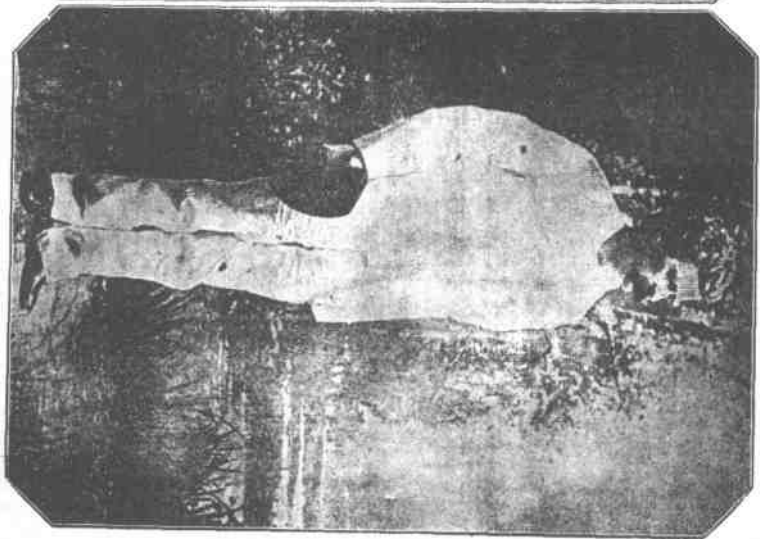
靈布 俠

家 說 小 二 美 英

安 提 麥



Mr. R Kipling.



Mr. Mark Twain.

新小說第貳年第十號目錄

●圖畫

英美二小說家麥提安、倪布靈

●歷史小說……………一

痛史 我佛山人

第二十二回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
●第二十三回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及蒙古王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三一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

第三十七回說大話謬引同宗 寫佳畫偏留笑柄

●第三十八回畫士懷詩一何老臉 官場問案高坐盲人
●第三十九回老寒酸被辭就館 小書生

目錄

原第二十二號

妙改新詞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七一

九命奇冤 嶺南將與重編

第三十一回替懷故舊蔡顯洪贈金 憐憫奇冤蘇沛之仗義
●第三十二回聚天來瘦嶺走長途 林大有書房獻密計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八七

黃繡球 頤瑣述

第二十回買棺材裝莊上打架 守靈柩孝堂暴辱人
●第二十一回懷舊之居裏顯威 黃繡球開會談心
●第二十二回平等平權歸正經理路 五千五萬打如意算盤

●奇情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神女再世奇緣 周樹奎撰

目錄

自序 ● 長生術前傳事畧

● 割記小說 一三三

知新室新譯叢
知新室主人譯述

購帽 ● 聯車 ● 賺客 ● 食子

● 傳 奇 一四一

愛國魂傳奇
川南被波山人著

第四齣 國破

● 雜 錄 一四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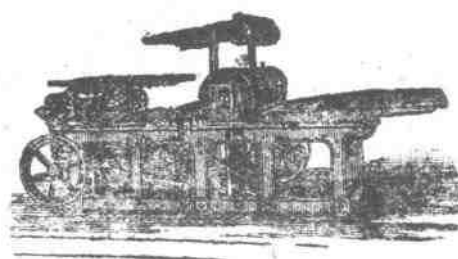
新笑林廣記
我佛山人

祖家 ● 小牛小馬 ● 會計當而已矣 ● 咬文嚼字 ●

旗色 ● 羽毛 ● 神號鬼哭 ● 短嘲

● 附 錄 一四九

小說叢話
浴血生



歷史小說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二十二回

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

却說謝枋得到得報恩寺來。魏天祐撥了兩名家人前來伺候。南朝投降過來
的官員。紛紛前來問候。或勸他投降。枋得便問太皇太后的梓宮在何處。內中
有知道的。便告訴了他。枋得叫備了祭品。親自支持着。去祭奠一番。然後回寺。
高臥不起。不飲不食。亦不言語。人問他時。只推說有病。一班舊日同僚來望他。
他也只瞪着雙眼。絕不答話。莫不掃興而去。末後留夢炎親來看視。說了許多
慰問的話。又誇說了許多皇元皇帝。如何深仁厚澤。枋得道。大元制世民物。一
新宋室。逋臣唯欠一死。願老師勉事新朝。莫來相強。夢炎道。天時人事。總有變
遷。何必苦苦執迷不悟。還望念師弟之誼。仍爲一殿之臣。豈不甚好。枋得道。君
臣之義。師生之誼。二者孰重。望先生權定。其重輕。然後見教。夢炎羞慚滿面。而
去。枋得冷笑一聲。也不起來。相送。夢炎去後。過了一會。忽然有人送來一甌藥。

說是留丞相送來的。枋得看那藥時。稠的像粥湯一般。因對來人說道。承留丞相厚意贈藥。然而我這個病。非藥石所能愈。我也不望病愈。請你轉致丞相。來生再見了。這藥也請你拿了回去罷。那來人道。這是留丞相好意。望先生吃藥早愈。同事新朝的意思。先生何故見却。枋得大怒。取起藥甌。向地下一擲。道我謝某生爲大宋之臣。死爲大宋之鬼。有甚新朝舊朝。你們這一班忘恩背義之流。我看你他日九泉之下。有何面目再見宋室祖宗。罵罷。便挺直了。睡在床上。那來人沒好氣的去了。從此之後。他非但不言語。並且有人叫他。也不應了。他在路上已經絕了幾天食。到了報恩寺來。一連過了五天。那臟腑裡已是全空。無所培養。一絲氣息。接不上來。那一縷忠魂。便尋着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打夥兒去了。那撥來伺候的家人。連忙去報知魏天祐。天祐忙着來看時。只見他面色如生。不禁長嘆一聲。叫人備棺盛殮。自己到朝內去奏聞元主。後人因爲謝枋得全節於此。就把這報恩寺改做了憫忠寺。以爲記念。此是後話。表過不

提。且說一衆寺僧。也甚欽敬。枋得盡忠報國。到了大殮之日。大家都穿了袈裟。法服。誦經相送。正要舉屍入棺時。忽然一人號哭闖入。伏屍大慟。不是別人。正是他公子定之。奔來省親。不期趕了一個親視含殮。你道定之如何趕來。原來魏天祐行文到了弋陽。拘捕枋得家小。弋陽令得了文書。便把李夫人和定之兩個捉了。分別監禁起來。李夫人到得監內。暗想我雖然一個婦人。却也幼讀詩書。粗知禮義。受過了宋朝封誥。豈可以屈膝胡廷。今日捉了我來。未曾問話。明日少不得要坐堂審我。那時我不肯跪。不免要受他刑辱。非獨貽羞謝氏。即我李氏祖宗。也被我辱沒盡了。不如先自死了。免得受辱。豈不是好。想定了。主意。不露聲色。等到夜靜時。竟自解帶自盡了。直到天明時。獄卒方纔查見。連忙解下來。一面飛報弋陽令。弋陽令得信大驚。便和兩個幕友商量。如何處置。一個幕友道。魏參政帶了謝枋得進京。却叫我們拘住他的家小。不過是逼挾他投降的意思。並不會叫處死了他。今無端出了這件事。萬一枋得到燕京肯投

了。降不必說。也是執政大臣。區區一個縣令。如何抗得他過。萬一他報起仇來。怎生抵擋。不如把他兒子放了。待也自行盛殮。我們再備點祭禮去致祭。或者可望解了這點怨氣。弋陽令依言。把定之放了。不敢難爲他。反道了許多抱歉的話。定之聽說母親沒了。不暇與他週旋。飛奔到獄中。伏屍痛哭一場。奉了遺骸回家。備棺盛殮。弋陽令即日便來致祭。定之沒了母親。一心又記念着父親。盛殮過後。即卜了靈柩。到祖塋安葬。葬過了。便想赶到燕京去省視。收拾過行李。到他姊姊葵英家來辭行。原來坊得有一女。閨諱葵英。嫁與安仁。通判周銓爲妻。安仁失守時。周銓死節。葵英當時便要殉夫。因爲未有子女。要尋近支子姪。代周銓立嗣。所以守節在家。又因連年兵荒馬亂。周氏家族轉徙在外。所以未曾覓得相當的嗣子。李夫人死後。葵英奔喪回來。送過殯後。仍回夫家。這天定之去辭行。只見葵英招了幾個牙人。在那裡商量變賣家私什物。定之問是何意。葵英道。我自右用意之處。慢慢我告訴你。一會兒。議價已定。即行交易。除

了隨身衣服不賣之外。其餘一切釵環首飾細軟粗笨東西。全行賣去。只贖下一間空房子。和一個人。衆牙人紛紛去了。定之便告訴了到燕京去的話。葵英道。這是要緊的事。我想父親到了燕京。一定奉身殉節。你此去能趕上送終最好。不然也可以奉了遺骸。歸正首邱。定之道。姊姊今日變賣了東西。是何意思。葵英道。當日安仁失守。丈夫殉國。我視息偷生。想要擇子姪輩。立一個後。誰知直到今日。仍未有人。我想皇上江山。也有不保之日。我們士庶人家。便無後。又怎麼所以決意不立後。把這些東西賣了。我要在村外河上造一座石橋。以濟行人。倒是地方上一件公益的事。你到燕京去。早點回來。看我行落成之禮。定之便別了葵英。逕奔燕京。及至趕到。枋得已經沒了兩天了。恰待要盛殮時候。便慟哭一場。親視含殮。就在寺內停靈。一時燕京士大夫。無論識與不識。都來吊奠。和尚又送了兩壇經懺。天郎虎臣備了祭禮來祭吊。他們在仙霞嶺是相會過的。行禮已畢。便留住談心。談虎臣上坐。定之席地坐下。問起虎臣在此的

緣由。虎臣把自己的意思表白一番。又道。我身雖在此。然而攘夷的意思是。刻不敢忘。前回阿刺罕有諫止伐日本的意思。被我一陣說轉了他的心腸。便起了五十萬大兵。假道高麗而去。殺了個大敗而回。好得他不信我們漢人。凡當兵的都是韃子。我不須張刀隻矢。殺他一陣。他去時是五十萬人。回來時贖不到五萬。雖然不是我手殺他。然而借刀殺人。也出我胸中惡氣。從此之後。我總給他一個反間計。叫他自已家裡鬧個不安。然後在外面的纔可得隙而攻。定之道。這等舉動。深心極了。但能够多有幾個人更好。虎臣道。仙霞嶺上。倘有與我同志的。不妨到此。我可以設法荐到韃子那裡去。戲使行事。須知時勢已經到了這個地位。徒恃血氣之勇。斷不能成事的了。二人又談了良久。虎臣問起定之有枋得的遺墨沒有。定之問是何意。虎臣道。有一個張弘範的門客。得了一紙文丞相的遺墨。我用重價買了來。因想起文丞相和謝先生一般的大義凜然。使宋室雖亡。猶有餘榮。意欲再求得謝先生遺墨一紙。裝裱成冊。以誌

欽仰。並且垂之後世。也是個教忠的意思。定之道。張弘範的門客。那裡會得着文丞相的字。這就奇了。虎臣道。據說當日張弘範擄了丞相。載在後軍。進逼厓山時。張將軍竭力守禦。弘範叫文丞相寫信。勸張將軍投降。丞相不肯寫。逼之再三。丞相便提筆寫了一首過零丁洋詩。弘範無奈他何。只得罷了。那門客順手把他檢了。夾在護書裡。所以得着了。我明日拿來你看。只乞有謝先生遺墨。賜我一點。定之道。只要行匣中携得有的。自當奉贈。說罷。虎臣辭去。到了次日。果然拿了一幅箋紙來。展開一看。只見筆墨淋漓的。先寫下一行題目。是「過零丁洋舊作一章。錄寄范陽張將軍。」詩云。

辛苦遭逢起一經。干戈落落四週星。山河破碎水飄絮。身世浮沈風打萍。惶恐灘頭說惶恐。零丁洋裡歎零丁。人生自古誰無死。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末後只押了「文山」二字。二人同看了一回。相與嘆息一番。定之道。前兩年先父曾作了兩首示兒詩。寫了兩份。一份給家兄。一份給與我。此詩我常隨身帶

着便覺得先君常在左右。鄭兄既然欲得先人遺筆，就當以此奉贈。好得家兒處還有一份。我兄弟同有了，也是一樣。虎臣連忙拜謝。定之取出來看時。詩云。門戶興衰不自由。樂天知命我無憂。大兒安得孔文舉。生子何如孫仲謀。天上麒麟元有數。人間豚犬不須愁。養兒不教父之過。莫祝詩書如寇讐。

千古興亡我自知。一家消息又何疑。古來聖哲少才子。世亂英雄多義兒。靖節少陵能自解。孔明王猛使人悲。只虞錯改金根字。焉用城南學勸詩。

虎臣看罷。不勝大喜。重又拜謝。便拿去裝裱起來。以示後世去了。這裡定之料理喪務已畢。便擇日扶了靈柩。回弋陽來。曉行夜宿。不止一日。到了玉亭鄉。却見他那些英姊姊。歸寧在家。姊弟相見。一場痛苦。自不必說。將靈柩奉至中堂。安放了幾天。便又送至祖塋上安葬了。葬事已畢。葵英對定之道。我起先變賣什物。要造一座橋。以濟行人。誰知工程做了大半。還未完成。我的錢已用完了。只得把房子也賣了。完此工程。定之道既然如此。姊姊便可常住在家裡。此時

父母俱已亡故。骨肉無多。姊姊在此完聚。也是求之不得的事。葵英道。喜得這橋刻下已經完工。我二人可到橋上。行個落成禮。定之道。如此也好。但不得要用甚禮物。葵英道。不必禮物。不過到那裡看看。行禮是個名色罷了。於是二人同到了橋上。果然好一座堅固石橋。二人步至橋中。葵英倚定橋欄。對定之說。道。此時父母葬事已畢。賢弟之事已了。周氏無子姪。可嗣我盡散所有。做成此橋。俾後人永遠不忘。周氏雖無子嗣。似還勝似有子嗣的了。如此。我代周氏經營的事也算完了。賢弟從此努力。勿墮了謝氏家風。勿失了父親遺志。說罷。一翻身跳落橋下。只聽得撲通一聲。水花亂濺。橋下流水正急。定之不覺大驚。忙叫救命。橋下泊的舢舨小船。看見有人下水。都忙着刺篙打槳。搖櫓去救。爭奈水流太急。直赶到三四里外。方纔撈起。百般解救。已是來不及了。定之撫屍痛哭了一回。此時圍着看的人不少。定之便對衆人。把他姊姊毀家造橋的原委。告訴了一遍。衆人聽了。那一個不嘆息欽敬。一時都圍着那死屍羅拜起來。定

了謝了衆人。又僱人舁送死者回家，備棺成殮。此時早哄動了閭鄉之人。個個送棺帛來奠。那棺帛香燭竟堆積如山。定之擇了日子。送至周氏祖塋上安葬。葬這一天來會葬的不獨玉亭本鄉萬人空巷。便是鄰鄉之人。聞得這個消息來送葬的也不知幾千幾萬人。當日送葬衆人公同議定題了這座橋做「孝烈橋」。以誌不忘後人。每經過孝烈橋莫不肅然起敬。此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且說定之葬了葵英之後。便把門戶托與鄰人。只說出門有事。逕望仙霞嶺來。到日恰值衆人齊集在金奎處議事。胡仇亦在外回來。只因探馬來報。汴梁路黃河決口十五處。韃官驅強壯民夫堵塞。磚石沙泥不敷所用。乃驅老弱百姓。作爲堵口材料。殺人不計其數。又一路探馬報到江南大饑。元主發粟五十萬石。派了韃官到江南賑濟。那韃官奉了詔旨。將賑粟盡行吞沒。到了江南終日吃酒唱戲。百姓流離遷徙。並不過問。因此衆人聚集商議。定之到來與衆人見禮之後。先把父母如何亡故。姊姊如何就義。一一說了。衆之一場痛苦。自不必言。

衆人也互相嗟歎。不免唁慰一番。然後再行開議。宗仁道。前者胡兄在河北路。大鬧了兩次。安撫使衙門。當時我曾勸胡兄不必如此。爲今之計。却除了行刺之外。別無他法。胡仇道。那時宗兄曾說過。他們虐待漢人。視爲常例。雖殺了他一個。換一個來。還是如此。我聽了宗兄這話。狠是有理。所以從此就沒有動過手。何以宗兄今日又主張起行刺來呢。宗仁道。此中有個道理。那時胡兄忿的是他們處常的手段。雖刺殺他。換一個來。自然是仍然一樣。今日這個。在他們也是格外的殘虐。殺一個。也足以警後來。胡仇道。如此說。我便告了這個奮勇狄琪道。徒然一殺。不彰其惡。殺之也是枉然。我意若舉行此事。必要多帶幾個手脚靈敏之人。一面刺殺了。便一面四處張貼榜文。聲其罪惡。庶幾能使後來的寒心。岳忠道。此說極是。狄琪道。此時汴梁江南兩路。都要去。不知胡兄願到那一路。胡仇道。賢弟如果高興走走。我們各人認一路。狄琪道。弟也因爲閒住的久了。也想出去活動活動。胡仇道。好極。如此我到汴梁去。賢弟就到江南。

我仍舊賣藥。不知賢弟怎樣去法。狄琪道。我只到處去化緣。不賣甚麼。宗仁道。你二位都要帶幾個人去纔好。狄琪道。我那裏教了好幾個徒弟。只揀幾個手足靈敏的帶去便是。商議既定。約於明日起行。金奎道。你們便出去幹事。只苦了我悶坐在家裡。好歹要閒出病來。胡仇笑道。和尚不必悶。我這番出去。好歹尋一個去處。請你出去捋伸捋伸。說罷便隨了狄琪。到蘇嶺選了四名矯捷少年。豫備同行。狄琪自己也選了四人。留下史華看守茅庵。次日各分南北上路去了。不說狄琪到江南。且說胡仇帶了同伴。一路向汴梁進發。在路仍然詫爲賣藥。不止一日。來到河南境內。只見洪水滔天。那百姓轉徙流離之苦。實在觸目傷心。行至汴梁路。便尋了客寓住下。在路上探得元主已派了欽差。帶了銀錢到來賑濟。及至到了境內打聽時。欽差雖然來了。却賑濟二字。絕不提。只有日逐會同安撫使。驅役民夫。修堤堵口。却又。不發給工食。胡仇心中十分惱怒。入了客寓。到了夜靜時。便和四人。分寫了百十來張榜文。無非聲明犍官罪

惡。次日晚上。人靜之後。便交代四人靜等。我今夜未必就能下手。不過先去探路。探明白了。明日再作商量。說罷換過衣服。帶了袖鏢刺刀。聳身上屋。躡至安撫使衙門裡面。尋至上房。見燈火未滅。聳身跳下。向屋內一望。只見幾個轎婦。圍住說笑。却不見有一個男子。暗想這轎子那裡去了呢。再聳上屋頂。經過二堂。到了大堂各處尋了一遍。却只不見。不覺心中納悶。正站在大堂上胡思亂想。忽聽得儀門外一陣人聲嘈雜。射入火光。連忙往上一蹶。伏在房簷上觀看。只見儀門開處。進來了一大隊燈籠執事。亂紛紛的在天井裡四散擺開。諸人便散。一個人嘴裡嚷道。你們明天一早就來。要到欽差公館裡接大人呢。早點來伺候。諸人一齊噉應。便紛紛出去。這人把儀門掩上。胡仇一番身跳將下來。把那人的胸膛攢住。拔出刺刀。在他臉上幌了一幌。道。喊了便是一刀。慌的那人抖做一團。說不出話來。胡仇道。欽差公館在那裡。說了便饒你。那人抖着道。在在。在鼓樓前的高大房子便是。大大王饒命。胡仇手起一刀。把他結果了。聳